



册府元龟  
卷之四百  
至二



13  
849  
132





明 3  
849  
13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濠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一

固守第二

北齊王則為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  
則鎮北崖戍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為徐州刺史景既  
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眾向徐州與為影響堰洧  
水灌城則固守歷時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



慕容儼爲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特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後爲開府文宣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之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先是郢城卑下土疎頽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功無暫闕梁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瑒驍將張白石首瑒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瑒約等又相與并力悉

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苔葛艾等草及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卽取其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獨孤永業遷行臺尙書武成清河三年周人寇雒州永業恐刺史段恩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郭基爲海西鎮將會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其樊屬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



爲箭剪紙爲扇圍解還朝僕射揚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本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祖珽爲北徐州刺史附陳人侵齊珽令不關城門守俾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之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陣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言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自日城竟保全

後周李遷哲爲大將軍高祖天和三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勝出兵救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人郭內燒焚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



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  
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  
陸勝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辛慶之爲衛大將軍鹽池都將時東魏攻正平郡陷  
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軍乃退河橋之役  
大軍不利河北守令竝棄城走慶之獨固鹽池拒敵  
時論稱其仁勇

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鎮玉壁西魏文帝大統八年東  
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  
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又爲使持節河南諸

軍事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  
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  
人者岳謂其衆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還  
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兵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岳知不  
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其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  
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稍因迅風便  
投之主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  
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  
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涌溢不可防止懸釜  
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



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上山復中矢而斃生擒丞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滄斬之并收紹宗等屍以禮埋瘞後城陷被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旣無外援亦無叛者

郭賢爲車騎大將軍鎮魯陽潁川王思政旣陷餘將權景宣等竝收軍西還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爲其盡力用

樂不能克乃引軍退

韋孝寬爲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兵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大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土山積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卽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



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卽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陷莫之能抗孝寬乃縱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旣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西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而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摧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將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

孝寬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嘗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臯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



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走

王羆爲右將軍梁將曹景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梁復遣曹景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旣內外多虞木邊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景宗方退後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衆太祖以華

州衝要遣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梁士彥遷羆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驚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



齊師少却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  
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  
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  
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高琳爲驃騎大將軍遷江陵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  
寇總管田弘與梁王蕭歸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  
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  
明徹退去

楊敷爲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  
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  
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  
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援憚孝先不敢  
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  
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強寇四集攻圍日  
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絕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  
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  
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與死於寇手吾計決矣於  
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兒兵出擊殺齊  
軍數十人齊衆稍却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銳圍之敷



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隋郭榮爲後周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叅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

豆盧勣拜利州總管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

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 高阿那肱乙弗虔

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逼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

劉弘字仲遠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城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



李景簡較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遣劉嵩與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所擊摧攻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嵩等又煬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叛景無所私焉及帝江都之變遼西太守鄧

高率兵救之遂歸柳城

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時煬帝幸遼東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

堯君素大業末為鷹揚郎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通出戰敗而被執遣至城下呼之君素悲不自勝通亦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至莫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各位若是何乃不思報效翻為人作說客邪通曰我力屈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是時城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作木  
鷲置書於頸浮之黃河以求外救于時百姓苦隋日  
久及聞義師至人有息肩之望君素性嚴明善統馭  
繇是下不能叛每謂城中父老曰君素藩邸故人至  
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城池甚固倉儲盈溢食盡此粟  
足知天下之事必若國祚傾危天命有屬自當斷頭  
以付諸君任君等持取富貴至如今日大事猶未可  
知不可橫生心也發言悲咽見者莫不歎歛唐高祖  
賜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妻至城下呼之君素引刀  
財之

許紹爲夷陵郡通守時盜賊蜂起郡縣多陷夷陵竟  
全紹之功也

唐李藝隋末爲幽州總管及聞高祖踐祚奉表歸國  
尋爲竇建德所圍五十餘日不克而退

劉瞻爲涪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爲寇鄰城多陷賊  
數攻之輒爲瞻所敗高祖下書勞之曰涪州之存卿  
之功也功績垂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及  
裴寂之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惟瞻獨守李仲文  
以兵保之二人併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銳及太  
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疋米三千石



頒賜其將士 又云李仲文初為行軍總管保于浩州劉武周遣其將萬歲攻之仲文逆擊大破之俘斬數千人

薛愿玄宗時為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肅宗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銳卒併攻為木驢木鷲梯衝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俱竭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守俱被執

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說祿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為其主屠之不祥乃擊於維水之濱芻苦寒一夕凍死

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太原尹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節度眾十萬寇太原圍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火礮候賊逼城以大石放礮亂擊之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二月賊復寇太原圍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軍資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太原開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少鼓行而西一



舉有圖朔方河隴之意光弼堅守太原賊有於城外無禮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以擒之繇是賊將欲行皆視地不敢逼經月餘而思明先歸留蔡希德攻之經月不能下而退光弼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募止宿有急卽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顧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復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許遠爲睢陽太守時安祿山反遠與城父令姚闔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祿山陷河雒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遠守睢陽皆孤城無援愿守一年而

自拔叔冀一年而城陷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時張巡爲譙郡真源縣令引衆入雍丘嬰城固守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而出盡驅雍丘之人東趨睢陽轉鬪百餘里而解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中丞尹子奇攻圍睢陽旣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享軍士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二經半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



食之乃括城中婦女既盡以男夫老少繼之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救於進明進明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巡與姚間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勇智俱竭不能式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

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子奇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間霽雲同遇害唯遠執送雒陽

魯昭爲南陽節度使屯葉縣北與安祿山賊衆戰敗收拾殘卒保南陽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令珣死又使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訓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



遂大敗炤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一斗至四五千錢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管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以自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阻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僚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炤衆初以爲望絕忽有

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千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圍中一年炤望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拔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襄陽節度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炤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

田廷玠爲滄州刺史充橫海軍使時田承嗣與淄青李正己鎮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旣令廷玠守滄州而



寶臣朱滔連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

劉昌爲河南節度張介然裨將會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番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之間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宋州今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持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張仵以澤潞將守臨洛魏博田悅反攻之仵度兵力不能出戰賊攻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久苦士卒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且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破之仵乘勝出戰士一當百圍遂解

李洪爲邢州刺史田悅反遣將康憶領兵圍邢州糧餉路絕洪堅壁自守賊不能陷



哥舒曜將禁兵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電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千人馬死者十有七曜惡之乃退保襄城堡希烈遣其將李光輝率萬人來寇縱火焚柵驅居人盈濠而進曜殊死戰光輝遂敗歸許州

曲環為幽隴行營節度使時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固守寧陵累破賊衆擒其驍將翟輝希烈因遁歸蔡州

張建封初為壽廬等三州都團練使時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兵以討建封累月竟不能克遂退

時建

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兵

張敬則本名昌始事汴州節度劉玄佐將兵數千拒李希烈是時賊甚盛昌感勵士卒堅守城邑賊不能

孟元陽為陳許大將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中禦守外無救兵攻圍甚急終不能破

李文悅為鹽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其領大軍約十五萬衆圍鹽州數重大修攻具黨項首領亦發兵驢馬以助賊歷二旬賊以飛梯登車木驢等四面



齊攻城欲陷者數四文悅率將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板以禦之晝夜防拒或分斫營或開城出戰約殺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牛元翼爲深州刺史時王廷湊與幽州朱克融兵共圍深州梯衝雲合元翼嬰城拒守初以滄德節度烏重胤獨當一面胤旣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之賊圍深州數重朝議赦庭湊以元翼爲山南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諭庭湊又遣中使入深州取元翼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

裴度與庭湊克融書以大義責之克融遂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元翼率十餘騎突圍而出

王凝爲宣州觀察使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卽斬之以徇命將馬穎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洧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洧銳意請行凝卽闔集壯丁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洧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戰吏民請曰賊之兇不可當願



尚書歸欵拒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賊同存亡也既而賊亦退去

梁趙犇爲馬步都虞侯時唐僖宗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犇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黃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驚散於是陳氏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願得犇知軍州事其帥卽狀聞於是下詔以犇守陳州刺史既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過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東下况與忠武久爲仇讐凌我上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凡四

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稍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勁卒置之麾下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翊爲親從都兵馬使長子釐次子霖皆分領銳兵黃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犇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亮據澗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兵陳人懼焉犇恐衆心離乃於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謂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疆寇建功立



節去危就安願君圖之况吾家食祿久矣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死中求生又何懼也且死於爲國不猶愈於生爲賊之伍耶汝但觀吾破賊敢有異議者斬之繇是衆心靡不踴躍開門與賊接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宮闕又修百司廨署糧械山峙蔡人濟以甲冑軍中無所闕焉凡圍陣三百日大小數百戰兵食將盡然人心益固雙因令閭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犖之勇果乃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其旗鼓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

師與九堅心誓衆敵

屬將校約以死節如以祖宗松楸去郭數里慮爲羣盜穿發乃夜縋心營之士遷樞入城府庫舊弩數百枚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如卽創制度自調弦棧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已中人馬皆洞達胸腋羣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孟夏軍食將匱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卽兄弟流泣感謝

劉鄩唐末爲濬州刺史行軍司馬及昭宗幸鳳翔鄩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守者出之於外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圍旣久鄩無外援人情秘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



之不可鄴乃遣人從容告彥溫曰請副使少將人出  
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  
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間之皆感奔逸者乃  
止外軍聞之果疑彥溫有奸卽戮之於城下自是軍  
城遂固

李仁福爲夏州蕃部指揮使會節度使李彞昌遇害  
本州軍吏遂立仁福爲帥朝廷因授定難軍節度使  
未幾後唐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同攻夏  
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

韓遜爲靈州節度使開平中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  
翔李茂貞茂貞以地褊不能容使之西攻靈武且圖  
牧圉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  
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

徐懷玉初仕唐爲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  
尋爲晉軍所攻晝夜穴地而入懷玉率親兵逆戰於  
隊中晉人遂退太祖開平二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  
軍大至以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千餘人擁殺下城  
晉軍遂退

牛存節爲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久晉人知  
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三千人赴援存



節率壯健出關以家財賞給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後赴援澤州適遇守陴者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衛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闢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衆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檀爲保義軍節度使會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勿親征而悉力支吾竟全壘城

王班爲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蕃賊奔突澤州攻甚急堙溝攀堞晝夜不息數日班善於拒捍懸重賞以激勇士蕃賊屍堆積於地隍周回數里于時劉知俊自晉州引兵來救賊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爲奉誠軍節度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日

李嗣昭爲太原內衙都將時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



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  
貽朝夕選精銳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汴軍  
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腫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  
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  
後汴軍復營於晉祠嗣昭與周德威收合餘衆登城  
拒守汴人致攻於西北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  
皆爲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嗣昭晝夜分兵四出  
斬將塞旗汴軍保守不服二十一日朱友寧燒城退  
出嗣昭追擊汾慈等州梁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  
萬攻伐潞州深溝高壘內外重復援師不及飛走路

絕嗣昭撫士堅守屢挫賊軍梁祖令人僞招說誘百  
端嗣昭取而焚之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  
絕感鹽炭出於地以濟飢民嘗與諸將登陴命酒張  
樂爲賊伏矢中其脛密拔毀之坐客不之覺宴樂如  
故以安士心及莊宗敗梁寇於夾城長圍遂解  
李存璋爲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  
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  
報賊攻雲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鎔  
爲兵器以授軍士賊遂退

李存賢爲慈州刺史會汴州尹浩寇隰州慈郡兵糧



無積存賢懼賊攻圍乃預督民戶入秋租數千斛修城備毀城外紫極宮取其屋木後浩軍果至攻城四面掘地道晝夜圍擊守有餘暇賊軍退走

李存進爲魏州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固守德勝又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隨退

周德威爲武皇內衙都副時汴衆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分出諸道以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乃退後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虜來攻城僅二百日外

援未至德威撫綏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

閻寶爲佐國軍都將時弁人攻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也壘卑而士弱素無捍守具孟人震駭攻具急破我羊馬垣寶乃率部下勇戰擊刺于壕外復戰于壁下攘退之始備樓櫓設陴格蕃戎遁去壁乃完寶之力也

安金全爲騎將累從莊宗征伐後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十三年梁將王擅寇晉陽旣敗擅怒募勇敢者夜半數道急攻兵旣不敵乃驅率居人以爲備守使監軍使張承業懼形於色聚衆而謀曰事急



矣吾王家屬在此如失根本大事去矣金全曰僕雖老病家國是憂當死戰於城下因與石嘉材率騎軍分爲數道募勇敢者副之入羊馬垣橫擊之賊衆大擾守陴者下大水輻之賊衆驚潰輾死移傷者十二三明日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而迴時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遁於晉陽俱以敗事聞朱友貞方視朝遽退而言曰吾事去矣

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時太原軍攻燕經年城中芻粟少劉守光令散員大將元行欽率散員騎四千於山後牧馬兼爲外援及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守光召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隨至武州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其汝父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爾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徇從與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饑色乃召集居人謂曰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卽坐見寧帖行珪爲沿



有恩衆泣謂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  
行周入太原軍旣見莊宗卽令明宗率騎援之比至  
行欽解圍矣

晉李周初仕唐爲定霸都指揮使周尤善守備一日  
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旣出則其城將陷莊宗急遣追  
之使墨纒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揚  
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射當  
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舒其難莊宗曰  
李周在外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旣至士  
衆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旣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久拒

之勞諸將等爲梁人虜矣

華溫琪初仕梁爲晉州刺史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  
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  
以溫琪爲節度使

郭璘爲易州刺史時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  
其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

王清領溪州刺史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會契丹南  
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思守之少帝飛蠟詔錫之第宅  
虜遂退

周許遷權知隰州刺史會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



路繇隰州賊眾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撫諭士鬪氣兼倍賊眾傷夷皆自退去

史彥超國初為龍捷都指揮使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成晉州會太原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叶物情彥超與何徽叶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后入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為援寇戎宵遁

王萬敢為晉州巡檢時太原劉崇攻州城五日又併攻四城門萬敢等遂急應赴激勵將士矢石水火隨

隨機拒鬪死者五百餘傷者十七八奪賊攻梯焚之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極文淵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行軍法

夏書曰城克厥難允濟有備無患果毅易之戮也蓋

大哉矣禁禁之禍之變明罰信法者戰之器未有檢

而道而能真大備律者自春秋以來典司軍政而

府元龜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卷之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二

行軍法

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傳曰戎昭果毅易之戮也蓋夫戢兵禁暴者武之德明罰飭法者戰之器未有捨茲道而能貞夫師律者焉自春秋以來典司軍政而能申嚴卒乘一其志力聳動羣聽克壯其猷者曷



嘗不出令必信奉法無撓干紀者罔赦踰矩者必誅  
靡私於貴倖無憚於疆禦繇是塞其橫議去其亂羣  
破驕卒之膽激懦夫之氣齊斧一用威聲載路揚我  
武以清不諱震茂烈以垂無窮勳伐並建光寵咸集  
真得夫經武御衆之畧哉

子玉為楚令尹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

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

子文欲委重於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及食時也終朝

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魏絳為晉司馬悼公與魯襄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

盟於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陳

魏絳戮其僕僕御也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

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

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

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帥衆以順為武

順莫敢違軍事以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令諸侯臣

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

及楊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楊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請



歸死於司寇致屍於司寇使戮之公蹠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太命

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終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

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中行穆子晉大夫敗無終子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險地險不便以什共

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車必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

謂背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卒

卒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其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魏舒報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伍

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

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各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當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韓獻子為晉大夫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

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誅之

司馬穰苴齊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

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

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撓之以為將軍將兵扞

扞



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早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王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軍行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抱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

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其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名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  
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加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顧勿斬也孫子曰臣  
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爲將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奢將救之兵



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日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

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

軍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

漢胡建武帝天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

守之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

其心尉者自上安下也薦者舉籍也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

以為賈區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

為區士也賈音古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東也日我

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

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校列坐堂皇上按者軍之諸部按也室無

四壁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

上建指監御史日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日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有已成

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日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

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公謂顯然為之私買

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師先士

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日

季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

是謂姦人姦人者殺窬小竇也臣謹按軍法日正亡屬將

軍將軍有罪以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過罪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



行法焉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執事不諉上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諉音女瑞切臣謹

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何文吏也司馬兵書之名也解在王父偃傳三詔言在軍中何用文吏之議也

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

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為之意也或將交刃而

誓致民志也欲致民勇志使不奔他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後漢鄧禹為大司馬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藍田不

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侶慢

無禮禹斬之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

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嘗欲眾軍

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

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

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魏鍾會為大將軍伐蜀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

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許褚之子有功

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

于禁為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

攻豨豨與禁有舊諸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

豨歸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一 七



諸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嘗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嘆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蜀諸葛亮為大將軍出軍向祁山馬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為郃所破亮戮謖以謝眾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方分裂兵交方始若

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吳潘濬為太常時五溪蠻夷叛亂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毀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  
呂蒙為漢昌太守圍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將士家屬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廢法遂垂涕斬之



晉張光爲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十餘家飢餓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併饋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

周訪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飢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秉之左右侃卽遣兵逼秉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秉縛送帳下二十人侃卽斬之自是水路肅清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以建威將軍陶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



千人自隨到夏口徑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閣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按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於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竝以言色有忤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面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

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辭答繇是奸謀未卽發露臣以侃勲勞至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規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後蜀李庠時之弟也益州刺史趙廞以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本東羗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南齊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叅軍王廻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濶備嘗



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為歛祭軍府皆震

後魏宋弁為散騎侍郎孝文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安定王休孝文南征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于翼為安州總管時高祖東伐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雒鄭恪等竝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徇繇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  
隋樊子蓋為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土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擊之為斬敗遂斬弘策以徇  
唐竇軌隋末從高祖入關拜光祿大夫時胡賊掠宜君令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眾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



緞虜男女二萬餘口  
王行敏武德初爲屯衛將軍劉武周之入并州也遣  
兵寇上黨陷長子壺關二縣潞州刺史郭子威以兵  
自禦益州刺史張貴上言子威怯懦無統領之才恐  
終失上黨之地高祖令行敏馳鎮潞州時旣外逼疆  
寇內乏糧積大懷危懼往來偶語行敏患之人有言  
子威將叛者行敏斬子威以徇城中股慄上下肅然  
忠邠王守禮以睿宗延和元年爲單于大都護中受  
降城子將王忠觀犯令守禮對衆斬之  
哥舒翰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衛將忠嗣使

翰別爲將討吐蕃于新城以周對爲副使不爲翰用  
頗沮之翰怒甚不脫甲搥殺之投其屍於坑中軍中  
股栗  
馬承光以肅宗至德二年爲河東節度使河東兵馬  
盡發於渭北屯馮翊太守王鳳輒執異見沮軍不發  
承光斬之  
張鎬爲河南道節度使都統河南淮南等諸軍事鎬  
旣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借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閻  
丘曉引兵出救曉素復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及鎬信  
至畧無稟命之意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遂逗留不進



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即日杖殺

李光弼自河東節度入覲時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失利詔以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先是子儀收寬朔方將士多不奉法及聞光弼至皆懼光弼屯汜水朔方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時僕固懷恩爲右廂兵馬使甚憚之不敢惕息時史思明逼離光弼引兵入河陽光弼自將中渾城大破賊衆賊將周摯復整軍壓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領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將出戰及期不決謂諸將

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遠命却延玉曰爾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卽命論惟真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曰光弼出賜馬四十四匹分給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疋郭子儀爲關外副元帥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



長安既平手詔子儀勞來內外子儀宣恩慰撫旌別  
邪正誅賞之射生軍將趙璘不禁暴人甚怨苦子儀  
集衆杖殺士庶悅服

王縉以大曆四年爲河東節度使縉以大將王無縱  
張奉璋失律竝按軍令斬之以聞初縉奉詔發兵赴  
監州防秋無縱奉璋竝爲兵馬使與馬軍使舍利割  
旃同領馬步三千人赴援割旃先濟河無縱奉璋逗  
遛不進將謀爲亂無縱詐以他故回入太原城縉不  
覺會其謀泄城內官吏多潛爲備乃有聞於縉者縉  
密令召潛伏甲士待之無縱等不虞事泄既至縉以

義責之遂與監軍及軍將等面關再拜陳無縱等悖  
亂軍有常刑乃斬之其連謀王希藝蘇延福等七人  
竝同受戮自是太原克將殆盡軍府稍寧

路嗣恭爲郭子儀靈武留後嗣恭披荆榛以守之大  
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彊不受制嗣恭稱疾  
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

李晟爲神策將建中末德宗幸奉天晟東討自莫州  
繇白石山雲蔚之路來赴難軍於渭橋時汝鄭應援  
使劉德信以子孫軍敗於襄城還於渭上晟將收復  
宮闕數其自關東緣路剽劫之罪斬之而兼其衆晟



既收復都城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  
秋毫無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馬者晟大將高明曜  
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佃取賊馬二匹晟立斬之軍士  
皆脅息莫敢忤視晟將赴鳳翔乃密奏日中原兵禍  
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爲反覆田希鑒兇徒將  
拔驕逆若不懲革終爲後患帝初難之晟復陳方畧  
再三乃許及至鳳翔涇州有使至晟微謂之日吐蕃  
至涇州密近有不虞扞禦得否或欲兵相援尙書意  
復如何使者歸報鑒鑒果請濟師晟將與之僞不許  
日涇州頃似反側今請効勤此若遣援兵彼將士或

致疑阻使者固請晟乃日尙書所請固不可違乃遣  
腹心將彭令英二人赴涇州田希鑒無疑而納之涇  
州欲爲令英等求宅晟日兵馬防遏不久當廻將之  
所居合在營內焉用宅爲及是晟託巡撫遂往涇州  
至百里城涇州將佐來謁晟皆頽以錦綵銀器未至  
涇州數十里希鑒迎於路佐晟不受禮與之並轡結  
歡話舊以希鑒娶李氏呼之日日即遂入涇州令具  
三日熟食日巡撫旣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有疑翼  
日希鑒大具宴晟並受之謂日禮尙往來主人如此  
客當有所答也又翼日晟請希鑒與將吏赴會希鑒



悅大集將士來赴希鑒等既入晟使精卒於外廊且  
伏甲士彭令英於軍中戒嚴伺察食畢方飲晟遣彭  
令英與涇州拔下堂謂曰與公等濶別久請各言姓  
字遂得石奇等三十餘人數之日爾等累為叛殘害  
忠良天地不容何顏相見並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  
之日田郎負恩如此國有常刑然平生親知不令身  
首異處應曰唯於是壯士持之而出遂縊殺之其子  
萼亦皆就戮餘衆股慄無敢動者因人營號令然後  
獻狀曰田希鑒悖逆成性怙亂作奸頃因覓徒遂構  
邪計昨者蕃衆効義左右官軍馮河祗僕將期收復

而涇原惡黨醜正害賢陷翻軍城殘賊忠義明班奔  
竄纔得全生河清忠勤終見肆毒職繇希鑒扇動逆  
類猖狂負國家之深恩受朱泚之節制包藏狡逆莫  
甚於斯臣昨者巡邊將欲安撫而希鑒潛勒步騎或  
在要衝名為迎臣實欲拒扞臣先令精銳以奪其勢  
次遣宣諭以慰其心雖云鵬張未暇設施跡其前後  
實不可容男萼等罪惡既同謹竝按軍令訖臣幸當  
重寄累受寵榮除惡之義思去本根報國之誠敢誅  
無禮况俯臨邊境須用忠良若容此人無以懲革晟  
遂安輯其士衆而後歸鳳翔焉



馬燧為河東節度興元元年討李懷光大將谷秀以犯令虜士女遂斬之以徇

劉昌為宣武軍兵馬使貞元三年節度使劉玄佐朝京師德宗因以宣武士衆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朝有前却沮事昌斷斬三百人遂行

樊澤以貞元八年為山南東道節度初嗣曹王臯之卒也軍士皆亂澤至部因宴集將從為亂謀泄皆捕殺之乃理首亂不禁士卒者放列將鄧方琦王倩楊進等於屬城人皆悅服

韓弘貞元中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於汴州比年繼亂號為難理自劉士寧之後有李迺鄧惟恭馬英幹相次擒赴殺軍司馬陸長源及從事孟叔度輩凡造惡者數十百人常混然而隱於衆弘視事未幾搜錄其黨皆得之而族誅焉有部將劉鏐亦竟黨也弘欲因此大振軍聲一旦列短兵於牙門名鏐竝其下三百人數其前罪斬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宴笑自若其後訖弘入朝凡二十一年兵衆五萬不敢有謀亂者高崇文以憲宗元和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七箸者斬之以徇初闢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



州乃歸康求雪已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  
郗士美元和中爲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  
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獻領頸卒一萬爲前鋒獻兇惡  
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而斬之且令曰敢  
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旣合而賊大敗下三營還  
栢鄉以吉語聞憲宗大悅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  
事

王鏐爲河東節度使元和中河東防秋之卒殺豐州  
刺史燕重旰而歸初鏐奉詔以兵二千助天德軍理  
中受降城役罷此將歸屬有命留戍之其將劉甫者素  
易重旰而耻爲之屬士卒思歸因重旰不虞而縱殺  
之并屠其家而去旣歸太原鏐論殺劉甫并從亂者  
八十四人斬之  
王智興爲徐州牙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青帥李  
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  
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旻以兵攻沛  
智興逆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  
甚急智興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  
乃日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卽  
斬之以徇



張煦為夏州節度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士逐出節度使李進賢命煦以夏州兵二千代進賢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作亂者蘇國珍二百五十三人乃定

曹華元和末為棣州刺史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為三鎮王遂為沂海節度使偏刻不能馭眾為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宮侍沂州刺史充沂海觀察使華至鎭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羣狡既集華喻之曰吾受命兼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之勞今有頒給北州兵稍

厚鄆州士卒處左冀易以區別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州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卒一千二百人立斬於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沂海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為盜者

吳仲方為荆南監軍小使文宗太和四年仲方奏先赴西川行營兵馬一千人令本道到續得官吏狀稱副兵馬李元直等先在西川構扇軍情已於衙門外處斬訖



溫造太和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先是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造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卽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名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下車置宴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及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坐遽使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王式以懿宗咸通中爲武寧軍節度使先是王智興得徐州召募兗豪之卒二千人號曰銀刀鵬旗門槍挾馬等軍番宿衛城自後寢驕節度使姑息不暇出

弁鎮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賓宴必先饜飫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誼課邀求動謀逐帥及溫璋爲節度使士卒素知璋嚴深負憂疑璋開懷撫諭終爲猜二給與酒食未嘗瀝口不期月而逐璋乃以式代璋式以忠武義成之師三千平定浙東賊仇甫便詔式帥二鎮之師渡淮徐卒聞之懼其勢無如之何至大彭館方來迎謁居三日犒勞兩鎮兵令還旣環甲執兵卽命環驕卒殺之徐卒三千餘人是日盡誅繇是兗徒悉殄後唐陶玘者同光末從元行欽軍於魏博充行營寨



主及人情有歸玘以所部兵從明宗至臨黃署許州  
留後兼行營馬步使至白皐渡安重誨之從人爭舟  
玘斬之以徇軍士畏之

房知溫為兗州節度使上言指揮使郭令威擅離本  
軍處斬訖

張延朗為陝州節度使上言右都押衙楊洪賓不伏  
指揮已處斬訖

安重霸為同州節度使長興末上言斬都頭張璠使  
酒訛言故

晉張廷蘊初仕後唐為魏博三城巡檢使時劉皇右

在鄴每縱其下優人廷蘊立斬之聞者壯焉

史弘肇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自晉赴雒將抵河內  
左右軍校持楯爭道候者馳告及頓軍名而詰之乃  
獲其首為亂者既伏罪親以鐵槌擊而斃之梟首示  
衆見者為之惕息凡騎士自河涉雒有犯田繫馬於  
樹者咸戮之繇是軍衆肅然無敢犯其令

周尙訓顯德中為淮南節度使先是王師久駐維揚  
都將趙鼂白延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命競以子女  
下帛至有刳人之父夫彊取人之妻子者繇是人情  
大懼及訓到鎮戮其不奉法者數人方稍整肅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三

識畧

易之贊知幾能通於神化傳之述遠慮可消於憂患  
 蓋夫融襟內徹精識獨運事表於堯見智包於周防  
 然後舉無遺策而動罔不吉者也春秋已來思戎旅  
 者率多魁梧博達之士乃有深練治體詳識軍志明



世道之損益辨人倫之情偽英畧宏遠嘉言灼敘故能整師經武克宣乎巨伐全身遠害以成乎令名流風餘論藹於民聽自非大雅之明哲生民之先覺疇能及是哉

荀林父晉大夫栢子也為中軍將魯宣公十二年楚

師圍鄭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鄭民焉用之鄭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

隋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

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

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計微今

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

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斬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好矣奸犯也薦敖為宰擇

楚國之令典宰今尹薦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軍之右者挾轅為

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衛傳曰令慮前茅慮無

如令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

時楚以茅為旌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



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等威言差等禮不逆

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始也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

勺日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勺詩頌篇各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

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

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德之業撫弱者昧以務烈斯可也

荀首晉大夫知莊子也楚圍鄭晉救鄭及河聞鄭既

及楚平荀林父欲還士會曰善先穀曰不可以中軍

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上

師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日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

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

之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兌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爲澤是川見

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爲衆則散爲川則

壅是設法之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兌是法敗盈

而已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

謂臨兌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

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



免而歸必有大咎晉師果敗明年晉殺先穀

荀營晉大夫知武子也為中軍將魯襄公九年冬晉

與諸侯之師伐鄭鄭從楚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楚成也十年春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

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

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

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營欒黶曰逃楚者

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

巳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矯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謂退宵

涉潁與楚人盟夜度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營不

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

焉而還致怨為後代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

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

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趙鞅晉大夫趙孟也魯哀公十年帥師伐齊大夫請

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利以伐羗故今與兵

不再令再令讀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

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視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中行繆伯晉大夫攻鼓弗能下鼓北翟邑魏間偷曰鼓之

審夫間偷知之魏間偷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

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

君奚為不使繆伯曰間偷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偷

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且得鼓將何用又云晉中行穆子率

師伐翟將鼓人或請以城畔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

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矣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信也若其予之

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藏者以城來盈願進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

者量力而進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撤將攻之未傳而鼓降也

趙趙奢初治國賦會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名燕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

焉樂乘對如燕頗言又召問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

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

之

漢韓信拜為大將軍漢王名信上坐曰丞相數言將

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向爭權

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

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



人項王嗜啞碎咤千人皆廢碎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姍姍姍姍和好貌音

許子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

印劓獎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

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

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天下百

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

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

士何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將

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

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

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

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

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王失職入蜀民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

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灌嬰以列侯事惠帝及呂祿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



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

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

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

侯與連和諭謂曉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其誅之齊王聞之

乃屯兵西界待約及絳侯等誅諸呂嬰自滎陽還

衛青為大將軍平陵侯蘇建嘗責之曰大將軍至尊

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

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

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綈

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與讀曰豫驃騎亦方此意驃騎霍去病也為將如此方此類也

趙充國為護軍都尉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

單于塚匈奴惡之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

兵邀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

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

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後漢邳彤為和成太守時王郎亂河北世祖雖得上

谷漁陽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

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

歌詠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



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  
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  
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  
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  
何城不尅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  
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  
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  
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  
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卽日拜彤  
爲後大將軍

寇恂爲執金吾建武七年從光武擊隗囂而潁川盜  
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  
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  
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  
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  
願執銳前驅卽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  
又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有城  
光武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  
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  
人卒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



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即  
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  
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  
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  
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六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  
牙大將軍蓋延漢中將軍王嘗捕虜將軍馬武驍騎  
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  
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  
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  
消散之遵曰囂挾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  
謀益深而蜀警增備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  
前行擊囂將王元破之

來歙爲大中大夫建武八年詔歙屯長安悉監護諸  
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  
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  
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  
家所給非一度用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



大轉運糧

詔於沂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詔歛率征西大將軍異

等入天水擊破公孫述

馬援為伏波將軍既平交趾賊徵側等乃條奏越律

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

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駱者越別名

馮緄為車騎將軍討長沙蠻寇時天下饑饉帑藏虛

盡每出征伐嘗減公卿俸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

將帥官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

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

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

中嘗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

大臣之節有詔勿劾

班超為西域都護被徵以戊巳較尉任尚為都護與

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二十餘年而小人猥

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

數當大位豈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

吏士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禽

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

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



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趙所戒  
梁商為大將軍元和三年徵護羌校尉馬賢為弘農  
太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乘為梁州刺史竝當之  
職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嘗  
而統領之道亦無嘗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三君  
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  
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果以羌  
叛坐徵

皇甫嵩字茂真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  
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  
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  
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  
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  
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  
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言戰法曰  
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  
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  
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疆而  
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



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關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宛卓大慙恨繇是怨嵩

朱儁爲鎮賊中郎將南陽黃巾賊帥韓忠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南陽太守秦頡合兵圍之忠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詩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破之蓋勳爲討虜較尉與宗正劉虞佐軍較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主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



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給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  
而出爲京兆尹

段紀明桓帝時爲護羌校尉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  
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  
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抑之連年旣降又叛  
桓帝名問紀明日先零東羌造惡及逆而皇甫規張  
奐各擁疆衆不時輯定欲紀明移兵東討未識其宜  
可參思術略紀明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  
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卽分餘寇  
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

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  
招降坐制疆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  
雖服兵去復動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耳計東種  
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  
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寇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  
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一千  
餘里匈奴種羗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  
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  
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  
此則可令群羗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



伏計永初中諸羗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竇太后臨朝破羗將軍張奐上言東羗雖破餘種難盡紀明性輕果慮負敗難嘗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紀明復上言臣本知東羗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疆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諫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羗之誦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

折衄又言羗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已來羗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塚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其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雒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與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慮折衄案奐爲陳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謹辭空說僭而



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  
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復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  
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羗所創毒而欲  
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  
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絕其本根不  
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  
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願率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魏李通爲陽安郡尉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  
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  
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  
不知急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  
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二節斬  
紹使送印綬請太祖

滿寵爲奮威將軍從太祖征荊州還屯當陽吳大帝  
數擾邊鄙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  
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  
于禁等軍以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  
水往往摧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之  
所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



曰山水速疾真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邲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且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後爲征東將軍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書報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

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以迎之布夜襲擊督將逆走死傷大半太和三年領豫州刺史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界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一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後爲征東將軍大帝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



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葷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掩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掠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強而示之以弱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釋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

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張旣爲雍州刺史從太祖征張魯魯降太祖將拔漢中恐蜀先主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旣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旣之武都徙氏五萬餘出扶風天水界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趙演等竝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旣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闕之猶卞莊子之刺虎



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復  
及殺鸞文帝卽王位旣代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  
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人未  
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羗胡必謂國家不別是  
非更使皆相持着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羗胡爲  
擾今先使羗胡抄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  
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羗光  
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  
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徐晃爲偏將軍太祖圍鄴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  
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使梅  
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  
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歸矣太祖  
善之

韓浩爲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  
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  
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  
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焉與君爲中軍主不宜  
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



臧霸爲威虜將軍徐州刺史從太祖征吳於濡須口  
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  
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  
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  
揚威將軍假節

鄧艾爲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  
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  
故周宣有獫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圍每匈奴一盛  
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單誘而致之  
使來入侍繇是羗夷失統分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

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寵之威寢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  
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  
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進錄舊勳此馭邊長計也又陳  
羗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庶恥之  
教塞奸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及爲振威將軍兗州刺史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  
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  
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一設爵之勸則下無財  
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



絕浮華之原塞矣

陳泰字玄伯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雍州刺史王經與姜維戰敗保狄道城維圍之泰進軍與維戰維退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顛曰玄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王昶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豫諸軍事嘉平中太傅司馬宣王旣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王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

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序儲穀蓄帛及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選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較比之制繇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王基爲荊州刺史時母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如何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脇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尙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摧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又基督豫州諸軍事與司馬文王討諸葛誕誕平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以蕩覆吳會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土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後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繇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援大將軍司馬文王畧聞詔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繇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



繇等可疑之狀且當澄清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  
又曰夷陵東道當繇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  
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出路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  
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滂方降廢盛農之務  
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  
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  
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後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  
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  
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  
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

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  
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  
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繇等果不降

蜀黃權爲偏將軍魏太祖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  
謂先主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  
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  
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  
本謀也



趙雲爲翊軍先主既定成都時議欲以成都中屋及城外圍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後雲拒曹真敗於箕谷有軍資餘絹諸葛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示充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諸葛亮爲丞相南征所在戰捷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

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魏延爲丞相諸葛亮前軍師在南鄭時魏安西將軍夏侯懋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懋少主婚也怯而無謀令假延精兵五千員糧五千斛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懋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東方相



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定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張嶷爲撫戎將軍吳太傅諸葛恪已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喪帝實幼弱太傅受付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囑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

記而太傅雖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

廖化爲右車騎將軍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

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伯約維字

智不出敵而力

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維果爲鄧艾所破



